

怀特先生的“上海记忆”◆ 陆国钧

这篇有关“上海记忆”的上海故事,是2012年5月由一位名叫沃夫冈的德国友人将140余张有关“上海记忆”的珍贵老照片捐赠上海市档案馆引起的,但真正追溯起来,故事最初的源头却是从沃夫冈先生的父亲怀特·约翰纳斯·沃特基先生身上开始的。怀特先生1902年6月出生于德国莱比锡,1925年后曾进入莱比锡的库特旅游公司工作,这就使他有机会在德国全境及欧洲旅游。钟爱摄影,并对一切新鲜事物充满好奇心的青年怀特每到一处地方,便喜欢用手中的相机及时抓拍他视野中一系列新鲜独特的影像。1933年,青年怀特携带着他心爱的相机首次来到中国。第二年又来到上海,这也是怀特的第二次中国之行。这次他是以独立摄影师的身份,带着摄影器材,开始亚洲之行的。这一举就是十多年。他也因此与上海结缘。青年怀特此行的目的主要是为欧美一些公司拍摄制作旅游纪念品。这就注定了上海物像与人物,将成为他相机镜头中令人瞩目的影像内容。只是人们没有想到,在摄影师怀特的镜头中,他似乎有意回避,至少只是低调反映上海十里洋场在在可见的诸如风花雪月、欧式建筑、名人政要、老板富豪、少爷小开、小姐太太之类影像内容,而是更多地将对镜头对准生活于上海社会底层芸芸众生和市井风貌,以折射当时上海另一种充满生活质感的社会世相,真实地反映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市井风貌。

上海与怀特的结缘,不仅体现在上世纪30年代的海与他的镜头之间,更融入他的爱情中。正是在

今天我们解读怀特先生相机镜头中老上海的照片,其实也是打捞“上海记忆”的过程。这打捞者中自然也包括其子沃夫冈先生。我们因此有理由对怀特先生心怀感激,感激他为我们留下那段有关老上海的城市肌理和百姓生活的细节,以及由这些细节交织呈现出来的老上海历史。(摘自《上海采风》2014年第8期)

► 出租连环画的街头小书摊



上海,怀特与一位名叫夏洛特·谢普的女子有缘相识,后者是德国柏林人,他俩在上海擦出了爱情的火花。1937年两人喜结连理。两年后的1939年,他们的儿子在上海宏恩医院(今华东医院)出生,他就是沃夫冈。上海不仅成为沃夫冈先生的出生地,他还在这里留下6年多童年生活的印迹。难怪2012年5月,73岁的沃夫冈先生重返出生地,当他站在外滩望着浦江两岸时,不由感慨道:“我不敢相信这就是我六十年前生活过的上海。”他觉得眼前的上海与他童年记忆中的上海滩、父亲相机镜头中的上海滩,差别实在太大了。此时沃夫冈先生重返上海还怀有一项“使命”,那就是他与妻子茵格博格将当年父亲怀特拍摄的140多张有关“上海记忆”的照片捐赠给上海市档案馆。在沃夫冈先生看来,他们父子两代与上海既有如此因缘,那么将这些有关老上海的照片捐赠给上海市档案馆,应该再理想不过。对此,沃夫冈先生曾这样表述道:“把父亲拍摄的这些有关上

海的照片带回它们诞生的地方,我想是再合适不过了。我也希望,能让今天的年轻人回看历史,知道当时的人们是怎么生活的。这很有意义。”

今天我们解读怀特先生相机镜头中老上海的照片,其实也是打捞“上海记忆”的过程。这打捞者中自然也包括沃夫冈先生。我们因此有理由对怀特先生心怀感激,感激他为我们留下那段有关老上海的城市肌理和百姓生活的细节;以及由这些细节交织呈现出的老上海历史。于是,我们从直观地看到了热热闹闹的龙舟赛、玩具铺里“康元厂活动玩具”专卖柜琳琅满目的橱窗,以及货物充盈的杂货店。除此之外还有行驶在马路上的造型奇特的人力“敞篷车”,以及乘坐坐在上面的男女。看他们的表情,似乎还流露着淡淡的惬意。而街头小书摊前的小读者则旁若无人地聚精会神沉浸在连环画中,煞是可爱。街头弄堂围着小贩的售冰机不忍离去的孩童,同样让人心生爱怜。至于街边的小吃摊,也

是看得让人垂涎欲滴。而那个骑着“公务车”的警察则让我们看到,那时候当个警察还得学会三轮车夫的技能呢。至于那幅“小茶馆”的老照片,一看而知其中的人物不会来自富裕之家,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在小茶馆泡上一壶茶自得其乐的享受。摄影师怀特就是通过这些照片,用镜头向世人展示出了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表情”。这样的“上海表情”越过流光溢彩的都市表象,更多地将触角延伸到老上海的日常生活细节中,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些照片,才觉得耐人寻味。这是怀特先生用镜头向人们讲述的他眼中的老上海。这些照片中自然凝有拍摄者的情绪和感受,但同时又与拍摄对象保持着距离,从而体现出镜头美学的“间离效果”。这就像拍摄者在拍摄时,人们不必像绘画一样作某种艺术性虚构,而是可以让照片、让对象自己言说,将对象置于画面中,使之清晰,可被理解,其所处时代的社会细节也得以呈现。

是的,今天我们通过怀特先生拍摄的老上海照片,得以重新唤醒一些关于老上海的记忆,并从中读到老上海生活中具体可感、可触可摸的烟火气息。这样的感觉应该也属于沃夫冈先生。说起“上海记忆”,战争是一个必须直面的话题。可以说,战争是留在沃夫冈先生童年记忆中久久挥之不去的一个梦魇。沃夫冈先生的战争记忆就是发生在1937年的“八一三”淞沪会战,其中有两个画面一直萦绕在他的童年记忆中。

沃夫冈先生清楚地记得,当年有好长一段时间,每天都有日军飞机盘旋在上海上空,然后瞄准目标

掷弹轰炸。炸弹就在他家附近落下,嗡嗡声交织着轰轰的爆炸声,一直回响在他耳边,使得每一天的日子都过得胆战心惊。然而这样的日子也依稀给他留下了另一个印象,那就是他父亲在危险的战火硝烟中,一如一位勇敢的战地摄影记者,抓拍下了2000多张关于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的照片。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夕,怀特先生携全家离开上海乘火车前往北京,此行伴随他们一家同行的,有放在那些行李中的上万张出自怀特先生相机镜头中的老上海照片。说起从上海北上这段不堪回首的历程,沃夫冈先生曾这样表述道:“全家去北京时,一路看到兵荒马乱的惨景,很狼狽,很恐怖。”这样的情景不是一个好兆头。果然,令人痛惜的事情发生了,怀特先生一家还未抵达北京,放在那些行李中的上万张珍贵照片在一路颠沛流离中除少部分幸存外,大部分都丢失了。

今天解读怀特先生当年拍摄的硕果仅存的140多张上海老照片,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这批照片堪称是个系列,它们多由数张构成一个系列,内容或小商小贩、或市井风貌、或世俗百态、或人物群像等,照片上多用英语作简单的文字说明,如几个天真的孩子或坐或站的照片,其说明文字为《中国的未来》。怀特先生似乎觉得这些孩子中一定有人 would 做出一番事业来,说不定还会影响中国。至于他们究竟代表“中国的未来”什么,怀特先生也许暗示人们拭目以待。沃夫冈先生知道他父亲最喜欢的是一张两个男孩坐在上海街边小书摊前正津津有味看连环画的老照片。从沃夫冈先生这话中,也可揣测出怀特先生对孩子们的喜爱。正因为怀特先生有这样的情怀,所以他才会去抓拍那些有着孩子们可爱身影的充满情调的照片。

闷与狂

王蒙



17.日子如水流

就在这样的时侯,一个个小家伙成长了,你的头发渐渐发白,你的色素渐渐在脸上沉淀成老年黑斑,你的白内障渐渐遮蔽了清晰,你的听力颇有耐心地小小不言地下降着下降着,终于常常打怵。你看电视节目时常常常于没有听清对白而问旁人,因了妨碍旁人好好地看电视而受到埋怨。你曾经因腰板挺直而显精神,现在,坐久了刚站起来会有三五分钟弓隆着腰。儿童转眼就是少年,少年转眼乱花迷眼。青年跌跌撞撞开始有点成熟。还没有咋样成熟已经遭遇了老字的调侃。六十岁算老吗?不,绝对不老。那么七十岁呢,七十岁不过是六十岁的近邻,六十岁了再咳嗽两声,当然就是七十多岁。然后啞嘛啞嘛,岁月的机轮越转越快,八十了反倒不值一提,八十乎,九十乎,患病乎,拜拜乎,不足挂齿。

与六十、七十、八十……相比较,更可怕的是过三十岁生日的经验,怎么突然就三十了呢?怎么突然就立起来了呢?四十岁就更可怕,四十就是老了,四十就是上有老下有小,吭哧吭哧牛一样地拉犁的时候到了,你的脸上应该出现纹路,你的视力开始下降,你的牙齿痛了这一枚痛另一枚,你的跳高成绩迅速下降,你的做爱频率开始渐少,更悲哀的是你的幻想幻觉都在下降,你的务实已经代替了你的五彩缤纷的梦。与之相较,倒是七十八十过得踏实任意。任我行可能不易做到,至少经验告诉你,任我起来难免触霉头。任我老却是千真万确的。到了七老八十还不懂得任你老的道理,你还能有什么希望?

老矣老矣,就是还不算太老,否则哪里还会有有关老的感叹?我们创作得是不是太多了?我们的角色是不是推移得太快了?我们的戏路子是不是太宽了?我们曾经都是贫下中农,差不多都皆大仇深,都有母亲姐妹遭到了地主分子的侮辱。都与黄世仁、南霸天、刘文彩、周扒皮有不共戴天之仇。我们曾经人人想参加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人人都会唱英

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我们人人戴上了红袖箍,除了明令只准许黑不许红的少量可怜虫以外,个个都要革命。我们人人都穿中山装,蓝灰两种颜色,平纹、斜纹、卡其与棉华达呢。开起来你会发言我讲话也都差不多差不多,就是差而几近,差而不离。

什么是沧桑?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不舍昼夜是沧桑,如斯夫却意味着稳定不变,没有什么沧桑。唯一的不沧桑就是沧桑本身,不论到了什么时候,沧桑的状态动态烦闷忧心忡忡趣味态期待态仍然如旧,沧桑如一,无常乃常,无量即量,无苦若苦,无欢喜得大欢喜。沧桑如古,沧桑也不过如此。当一切都在逝去,都在失落,都在变动不羁。那么变动不羁就是不变的恒久,就是永远的活力,就是纪念,就是拿起放下,就是别了,等我再来,就是沧桑中的如旧,如新,如恒,如刹那,如永久。

日子如水流,日子的获得就是日子的失去,日子的光辉就是日子的黯淡,过就是往,往就是过,对于美与善的执着就是对于丑与恶的无力,对于丑与恶的洞察与切齿,也正是对于美与善的饥渴,一天一天,一夜一夜,一年一年,一代一代,几十年一瞬即过,几十年热热闹闹,几十年香香臭臭,几十年风风火火,几十年也就是百年、万年、万代,变冷就是变热。你可以与时间赛跑,你不敢与时间赛老,时间要多老就有多老,要多小就有多小。亿万年的时间对于每一个新生儿仍然与零一样。几十年一切大变模样,几十年忧患如昨,期待如昨,奋斗如昨,争论如昨,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如昨,哭哭笑笑吵吵闹闹哼唧唧唧啾啾啾当啷啷啷啷啷啷啷。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如旧。咱们的模样该咋样还咋样。你已经经历了太多,你已经希望也失望了太多,你已经回想也重温了不少,你已经伤感了又温暖了太多,永无停歇,永无止境,眼花缭乱,花样翻新,仍然有趣,仍然得意,仍然如此这般叮叮五四,仍然日月光华,且复旦夕!

越是平稳与正常,时间的流速就越出乎意料。那时的孩子刘晓庆已经极度成长。巩俐、章子怡、汤唯们不断涌现。红线女升天。常香玉渐渐远去,未必有多少人还记得毛主席看过的豫剧现代戏《朝阳沟》。《朝阳沟》的唱词有“你前腿弓,你后腿绷”,令人想起如今的高速公路缴费口写着“红灯停,绿灯行”。

9.苦中有甜尝滋味

再说“抓脑子”。换句话说,就是抓“头脑”,抓人的素质的培养和提高,抓新闻从业人员自身的建设。要抓好稿子,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关键在于抓好脑子,在于帮助采编人员树立“政治家办报”的思想,不断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在于通过实践,鼓励采编人员练就过硬的业务本领,掌握娴熟的引导艺术。在通常情况下,报业的竞争,说到底人才的竞争。这个道理大家都懂,但难就难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往往口头上重要,做起来次要,在业务工作特别繁忙的时候还会自觉不自觉地被挤掉。平心而论,我和班子成员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可以说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和探索,积累了不少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在实践中我们深深体会到:在报社各项工作中,是不是坚持抓“头脑”,善于不善于抓脑子,实际上是对“老总”战略眼光和领导艺术的一种考验。要看到,从党中央到各级领导对新闻宣传的高度重视,充满时代活力的大量丰富生动的新闻实践,为我们“老总”抓队伍建设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同时,也应清醒地看到,市场经济中不可否认的消极因素,也容易诱发我们队伍中一些人的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造成一些领域中的道德失范。这就给我们提出了必须加强教育引导的责任。因此,在这里抓与不抓大不一样,抓得紧与不紧也大不一样。我们只有按照“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纪律严”的要求加强队伍建设,把它作为一项带有根本性的战略任务来抓,才算尽到了自己最大的职责。

至于“抓票子”,这是套用的意思,指的是“老总”在努力办好报纸这个主业的前提下,还应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大力拓展第三产业,不断壮大报业经济。这是由于报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行的是自收自支、自负盈亏政策。所以,“老总”不仅要有政治头脑和业务素质,有办好报纸的才干,还要有经营头脑。谁在这方面慧眼独具,有发展谋略,有“生财”之道,谁就赢得了领导工作的主动权,报社就会有经济实力和后劲,就会增强凝

聚力。这对报社“老总”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课题、新的挑战。说实在的,我在这方面并不具有优势。怎么办?在大的方针原则确定之后,就大胆放手,鼓励经营管理部门的同志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不断开拓创新。所以,本报的第三产业也比较红火,同样取得了骄人的业绩。

从“抓稿子”到“抓脑子”,再到“抓票子”,足见报社“老总”责任之重大,任务是够忙乎的了。其实,上上下下,方方面面,内内外外,需要“老总”抓的又岂止这些,这里不过突出其中最主要的三点罢了。由此不难看出报社“老总”的这碗饭确实不好吃。然而,话又说得回来,尽管“老总”难当,工作艰苦、劳累,还要担一定的风险,但包括本人在内的各路“老总”们并没有畏难却步,仍然钟情报业,矢志不渝,自找苦吃,敢担风险。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天都在接受新的挑战,在日复一日的劳苦之后,每每会尝到一种苦中有甜、虽苦犹荣、虽累犹乐的滋味。这个微妙的心路历程,恐怕是不谋其政的人所难以体会到的。一位革命导师说得对:“生活就是斗争,斗争就是幸福。”对此,我是感同身受的。这就是在出任报社“老总”以后,面对几次改行提拔的机会,都被我以诚恳的态度、充分的理由“婉拒”的原因。诚然,最根本的,还是此生我与新闻结下了不解之缘,有甘当一辈子“报痴”的人生追求。

1998年6月,经过中共上海市委批准,由文汇报社和新民晚报社实行强强联合,正式组建上海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简称“文新”),任命我为集团党委副书记、副社长。这是我退休前任职的最后一家新闻单位,虽然只有两年不到的时间,却是我从原来一把手当主角,转换为二把手当配角的两年,也是我将将从一线退居二线,乃至全退的一个人生节点。而且,当时围绕对我的任职,业界和社会上还有两个似是而非的“传闻”:一是说我对组建“文新”集团“有保留”、“有看法”;二是说我“有职无权,是被架空的老二,是‘孔老二’”。很显然,这两种说法都带有主观臆断的色彩,并不符合实际情况,根本站不住脚。

我的新闻人生

丁法章